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

圖書編

地類

北直隸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即金元舊都也扆山帶海有金湯之固（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俱關）喜峰古北黃花鎮（俱口子係順天東北境）險阨尤著故薊州（俱順天府屬）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自宣東南至遼陽俱是）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家棄以與虜（今月衛是）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

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山東州屬）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國初江南漕運俱從海道今廢惟蘇州運道猶通）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逵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俱順天府屬）而東野曠人稀姦宄伏匿逃亡一帶則樵採耕收之利居多奸人每竄其中賦煩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寄養馬匹）河間之水潦患尤烈（圖叙）

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誠所謂天府之國也遼金元雖嘗於此建都然皆夷狄入中國豈足以當形勢之盛至

我　成祖文皇帝乃龍潛於此及纘承大統遂建爲北京而遷都焉于以統萬邦而撫四夷眞足以當形勢之勝爲萬世不拔之鴻基自唐虞三代以來都會之盛未有過焉者也　沿革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遼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議防禦

嘉靖中給事中秦敖言幾輔之地、北抵灤州、南距慶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然水深土厚、地方

沃饒乞選江浙之士爲之長吏使之訪募江南作田
如法水耕隨其高下或鑿渠以畜水或築圩以衷田
仍乞倣行古者孝弟力田之科有能率衆墾田萬畝
者授其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有司果能勸課有法不
吝超遷自眞定至永平灤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澗之
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爲害 地利
北京密切邊境近輔之城少雖曰大同北輔易州西
輔永平東輔臨淸南輔甚遠也東南通州二城矣東
大寧已廢移於保定矣宜東直門外二十里上築一
城如通州爲近京東北之輔西北因上陵築沙河城

矣、西南艮鄉北界築一城、如沙河、爲近京西南之輔、實設險一助也、范仲淹請修京城、立四輔、慮遠哉、臨清出紫荊關、甚近宜設重鎮控之可也 設輔要

如漢襲秦舊、都關中、匈奴入寇、烽火輒至甘泉、唐襲隋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輒至渭橋、宋襲周舊、都汴、西無霸夏、北無燕雲、其去元爲遠、唐弃丹界直浹甸耳、景德之役、亦輒至澶淵、三治朝幅幀盖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胡便也我　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里爾、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爾近敵甚則常時封殖者尤勤、

常時封殖則一旦規畫措置也尤亟是故去虜之近
制虜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 議戰守
夫全寧徒患叢於遼左漁陽矣今處遼左漁陽得不
以全寧為鑒乎開平興和遷患叢於上谷矣今處上
谷得不以開平興和為鑒乎東勝移患叢於雲中矣
今處雲中得不以東勝為鑒乎 議豫保障
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
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膝也
楚之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左右
手腹欲軀夫歲餉久邊之鋏率以戍薊門徒罷於奔

命而下益然其始猶曰士兵未練也今練之幾何歲而戍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談河渠於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報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恐咽喉之塞而求他竅也伊洛湘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苦 宗藩淮人苦水潦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枵腹也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北羌閩蜀交廣滇粤又西南萬里而支寇彌山海民無所號項雖蕩定如宴人病起休養無所資又虞復病是手足腋且倒懸也天順天八郡於周為燕趙諸國於唐為成德盧龍魏博范陽等軍

當是時各阡陌其地什伍其民無庸外助令其地與民猶昔也而班操止徐豫之軍漕輓籍江淮之粟旁引百郡以爲助而猶不足乃欲開京東瀕海萑葦之場用浙人築隄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合衆分地計畝授官此元臣虞集之議也然洪武中蓋有開荒田土永不起科之令矣其後荊棘未盡剪而有司者輒履畝而税之矣抑或田成業定而中貴外戚輒請爲已業而豪奪之矣如此尚有應令者乎愚以爲今即不能如令第募民田以三年起輕科而信守之豈惟京東將隙地無不可耕者又欲倣漢唐置三輔

宋四輔郡、薊東永平、西易州、涿南臨清、北宣府、各宿重兵二萬、而罷直隸河南山東班軍、此先臣丘濬之議、顧安所得兵、若募市人、徒益餽餉、緩急不可恃、若籍民丁、前代蓋有名寓於農、而實編於官者、既編於官、後必勾補、又或有調征移戍者矣、是無辜坐謫也、蓋洪武中、太平諸郡、數蠲田租、海內不以為私、若曰此吾湯沐邑、緩急兵之恩、以為誠舉四輔赤子、付之良有司、俾悉心愛養、勿撓以貴勢、而又寬其徭賦、時加惠焉、稍以其間分曹角射、課耕習兵、民業既成、皆安土樂生、而戴其上、雖不設四輔、隱然保障之固、亦萬

世之利也至若三營精銳國之威也半雜老弱而敝裳羸馬四方逋逃民之賊也羣萃淵藪而作奸犯科甚非所以重京師而示天下也揀兵墾田

禹貢叙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故涿易恒衛燕之寶也召公始封于此迨其衰也秦欲併之猶恐督亢之地水繆繆而難入及荆卿獻圖而大喜曹僃公燕南之地以水爲固蔦莫間諸淀鉤連埂道如綫耳陳貫所謂天造地設者也今畿內千里之水皆會于直沽不可以因境內諸川滙成地險哉且武清东重爾淀即古之雍奴長瀾百餘里實堪有七里海亦

瀰然巨浸也皆在直沽之內今不引之相通而更障之置巨壑于無用之地不惟河流不安亦且天險弗設良可憾已豈惟諸河即運河常患水淺及山水一發犇衝特甚常損漕船倘使諸淀相通水少則開淀以濟運水溢則由淀以分其怒策之至便者也 設險

會川閘連慶豐惠和諸閘起都城而抵通州元世祖時都水監郭守敬上言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西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畝王泉至西門入都城匯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三里河經十里河至煙墩港入渾河東下每十里置一閘以時啟閉漕

予過昌平訪諸父老其遺跡可尚存

舟自通州直抵都城民無陸輓之勞國有貯積之富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公私便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而悅賜名通惠 國朝永樂間亦以通漕令遂廢盖運船一隻載米三百石自通州上車費脚價三十七兩有奇船直抵京則車家頓失此利不免流言惑衆聞自通抵京僅五十里許而高低實踰五十尺其源微淺而其去直遂仗數閘以節之行遇天時久旱則舟澁難行莫若因故閘之遺趾而爲五壩每壩置剝船百隻米置布袋中轉剝而前可省脚價十分之九仍聽車戶易

軍、造、船、議轉漕

自其常論之則　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後爲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衞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宜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甘心棄土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　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朶顏之交搆宜防開平東勝巳

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

京都形勢說

南直隸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卽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周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卽此地也、江北則徐潁二州、鳳陽府所屬、地跨中原、爪連數省、並稱雄鎭、故淮安特建兵府、漕運尙門、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

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全楚（江西湖廣俱楚也）爲江表門戶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俱蘇州府屬縣）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四行摽劫者不可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游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牆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蘇州）松（松江）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俱徐州屬縣）之間濁河汎濫幾淪魚鼈轉餉既艱民亦凋瘵盖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

土田歲易處謂山田多荒四圍田多堋江民勞甚矣圖叙
古金陵之地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
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眞帝王都卽此地也吳
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雖嘗於此建都然無功德以當
之僅保一隅不能混一天下至我　太祖高皇帝隆
盛奄有四海乃定鼎於此爲京始足以當形勢之勝
永樂中於此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卽爲京師
遂以此爲南京實根本重地云沿革
都金陵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
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

州乃金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金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捿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

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耳（金陵防守要害）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符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絶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守淮以固金陵）

東南財賦所出之地爲三吳爲巨而三吳之田則水爲最急也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震澤之水出三江入海故底定而不爲害也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蓋泥於彭蠡所謂

之文而牽合之也然不知彭蠡震澤入海之道既殊而三江之名亦不得而強同矣虞氏林曰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又曰江自太湖入于海其猶孔氏之說歟桑欽水經所著與班固地理志相表裏也而乃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松江入海者則又謬甚矣郭景純以岷淛松爲三江韋昭以松淛浦陽爲三江豈亦疑於安國之言耶酈道元注水經則引之以爲據何哉程大昌所進禹貢山川道里圖邊實所修崑山續志類訛承而舛踵之耳惟張守節曰三江在蘇州自西南至太湖曰松江自東南入白蜆

曰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蓋得之矣。太湖與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松江也。又東南分流出白蜆入急水澱山東而入海者，東江也。自龐山過大姚東北經崑山石浦安亭，由清浦入海，婁江也。但澱湖之東流既塞，而安亭亦失其故道久矣。此單鍔所謂開白蜆安亭通龍鎮以入海者也。治水之法有三：曰決三江，曰浚諸浦，曰導涇港。蓋太湖東入松江，出吳以入海，古未有隄障也。宋築長橋以便漕運，而江流始壹。此單鍔所以欲鑿吳江岸爲木橋以通之也。代加浚治，已有成效，而

或者猶欲决去長橋以决入海之道則亦難矣澱湖之西曰急水曰白水東曰小漕曰大瀝皆東江入海之故道也今諸港淺狹而東江遂塞惟澱湖支流北入吳松江耳因其舊迹而疏之則松江之流其安乎吳松江卽古婁江也通塞無定夏原吉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港以入海矣周忱嘗浚顧浦以通吳松江入海矣然渾潮往來江流漸狹久而不治恐壅塞之害深而爲力難矣古人於沿海之所浚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則入海之途多而水之流不滯也今則未能盡復其舊而入海者惟茜經七鴉白茆

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苟能於其未浚者而浚之、於其已浚者而時導之、以爲經久之規、則今日之急務也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所以決田中之水以泄諸湖塘而達之海也、必使修治開闊而可以爲容納之地、則田之積水可蓄於溝港、溝港通流、則可以散灌於塘浦、塘浦不過則可以疾趨於江海而水之患息矣、夫吳郡之水、譬諸人身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震澤則胸腹三江則腸胃也浦港涇瀆則脈絡衆竅也腸胃閉泉竅塞脉絡不貫而咽喉之入不節吾見胸滿腸脹而斃可待矣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在蘇州、故崇明吳淞江口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江北淮南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而要在揚州高郵淮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揚州高郵淮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爲重鎮、設二衛、淮北海防、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要在邳州、故東海海州設所、而邳州設衛、南畿海防

逴康東起天目山北接鍾山覆舟山雞籠山終于行堂又有岩山牛頭白特山堂陽寺山而大江橫其後淮水流共中、夾淮而爲王都、秦始皇見金陵有王氣

東游以歷之塹秦淮以斷其氣殊不知秦淮入于江而江水卩再朝亦旺水也建康形勝

春秋則闔閭以勾吳舊邦雄視上國越絕書志其城郭宮廷之制如所謂通門二八隔閣寒暑與夫頹地六尺玉舄交流何其溢也降是而七國則春申以楚之上相裂土江東司馬史稱其城吳故墟自為都邑至於上客三千皆躡珠履何其汰也然其時淮南十二縣邊齊之南為楚下東國而泗上十二諸侯附麗故宋之旁以介於大國即今淮揚諸郡是已則吳越故壤已擅豐區而淮海舊壤猶稱曠土矣漢初吳楚

淮南分王其地疆者即山煑海擅銅鹽之利下亦星
招娛遊以九三尺則故吳益沃而淮南北亦漸衍矣
唐承隋江都之舊天寶以後設鹽鐵租庸大使開府
廣陵以籠諸道貢物達之長安而淮南北之盛略與
江南等矣蓋自晉之渡而東也收數十代之衣冠禮
樂而生聚長養其中彼號爲中原者方且淪於戎馬
荆榛之域故相懸也其後宋又渡而南也舉數百年
之皇圖帝籍以保有億萬之命彼號爲二京者方且
爲穹廬旃幕之場故益遠也然則吳之盛久矣三吳風俗
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

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于燕、建七十二衛、歲漕江南北粳粟四百餘萬石、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則仍就支于南京、至正統始以南京倉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納于京、而存者尚二百餘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故爲留都並日之計者宜汰冗兵去冗官修江北屯田之政裁裏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強賦省而用足議屯兵糧

山西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沙漠表裏河山蓋有俯挹中州之勢焉忻代二州皆太原府屬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

特設征與馬綏在大同西宣府在大同東南互爲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三關俱在太原北境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河套賊爲急且保德河曲保德州河曲縣俱太原府屬之間與虜僅隔一河黃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蔚州大同府屬之饋徙臨晉平陽府屬縣之屯卒潞府屯軍之逋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旣廣　宗室彌蕃一切供輸白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吽呶待哺帥臣號令爲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國叙

古冀州地漢分冀州西境河東等郡屬司隸置并州

部刺史察舉太原上黨雲中鴈門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并州治晉陽唐貞觀初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東採訪處置使治蒲州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宋置河東路經略安撫使以太原守臣兼領元以冀寧諸路直隸省部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于大同置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于冀寧　本朝置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嘉靖中陞潞州為潞安府又置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三司並治于太原而行都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沿革

山西幅幀不滿千里民又甚瘠而三關固太原一郡

地耳必以一郡建兩撫臣無論供億煩苛無益勝算之數而反以滋病即內有分地則外之召兵於內者難外有分地則內之轉餉於外者綴牽制沮格之患不可不慮也總兵之設也始於宣德既罷復於弘治當是時皆偏老居也寧武設於成化丙戌置守備耳而幸無事弘治間置守禦千戶所耳而亦無事總兵居武寧之議果何見耶三關備兵議

山東

山東古青兗州地外引江淮中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濟南府屬自海道既廢遂以其

西境爲饋運通衢南盡邳徐俱南直隷州北泝天津歲有
河運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
兖州水潦爲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矣京儲邊餉
之外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爲急而青青州濟濟南
之間號多鑛賊禁戢猶難公私盖交病之若遼陽遼東
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
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
復可也登登州萊萊州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成山沙門一帶多海磧運船至此輒壞
稽之往積則平度州東州府屬東南有南北
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西行二百四十里即至萊之滄海復

入北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又名膠萊元時所鑿以避遶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者益嘗治闗故蹟在遶北新河唐海潮所通自此至海止八十里以達安東衛門在青州東南境則避闗津之險亦宜有可講者闗敘

古青兗二州地漢置青州部刺史領北海濟南瑯琊東萊五郡高密膠東淄川成陽四國又置兗州部刺史領東泰山濟陰平原清河渤海千乘七郡東平一國後漢刺史如故兗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北二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魏以青兗諸郡分隸焉宋置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三安撫司並以守臣兼令元以山東直隸省部置山東

東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治濟南　本朝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布按二司俱治濟南都司初治青州後亦遷治濟南云沿革

山東水道會通受泒於黄河支流合泉於汶泗涯濼久而魚臺曹單之防必潰衛河漲而館陶清源之害孔殷環二郡千里之間成犇突四出之勢且大清之入海肇平陰而會諸清小清之入海自趵突而沿諸濼特其河流久塞故道悉湮决鄒長清淄之泊漫浮沇博匯麻如諸水之衝漸圯齊城斯時也得其人而

疏築之防其所害而導其所歸一經畫之間而水之危者安矣疏通水道

國朝令甲凡山東空閒地聽民開種永不起科其便民計至熟也嘉靖間當事之臣嘗一議墾矣　世廟俞允時令使者行部核其事歲報若干畝最諸長吏立法至嚴也民投墾者官給牛種復二年越三年始稅其撫循意至厚也令丈地乃魚鱗踏丈首以清額報者山東也乘丈地之後而行墾荒之政其勢甚易顧百姓懼於輸租如嘉靖故事則雖募流民占種鮮有應者議墾田畝

山東盜巢必稱梁山即前代巨寇宋江盤據之處雖大豬已成平陸而周環八百里之內猶多遺風按古史稱蚩尤葬壽張豈其有以致之乎安平鎮即張秋乃東阿陽穀壽張三縣交地四民輻輳不止萬家三十七年陽穀災異流言日傳人心恟恟臨清兵備道於張秋選集市民七百餘丁編爲行伍教以武藝地方幸以寧戢蓟撫按謂張秋宜壯顏神鎮例增捕盜通判一員以彈壓之議防盜賊

登萊一方不過數百里地瘠鹵禾苗少熟而淄清縮穀其口穀有餘不能出給他郡以轉資不足不能求

羅他郡祗以自給故小熟則驟饒小凶則坐困無閒歲之積者乃其恒也（議處登萊）

河南

河南古豫州地闢闓中夏四方輳進盖彰德則控河北（今北直隸是）嵩洛以蔽山南（今陝西南境是）南陽汝寧直走襄黃（襄陽黃州俱湖廣屬府）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考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　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三州俱開封府屬）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姦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逸四

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歛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强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河南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刼奪之禍歲不免矣 圖叙

古豫州地漢置豫州刺史察舉潁川河南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置司隸校尉治洛陽而別置豫州於譙郡唐於此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採訪處置使而都畿道治東都河南道治陳留河北

道治漢郡宋都於汴置京東西二路安撫使以開封
河南守臣兼領元於此置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　本朝置河南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開封云

沿革

河南爲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　宗室日蕃黃河
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
懷慶衛輝彰德五郡、衝繁雖同、彰德間於趙魏軍民
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聯數省、統轄非一、宿姦大猾、
時發肯難之端、南陽疲敝、且多礦盜殷富則汝蔡爲

優勁險則河洛爲最處置

天苞地符通乾流坤赤文綠字命於天地呈於人間則四海未有文字之先而豫先傳虙戲厲山始鑿洪濛剖判之以定兩間分四序而人有紀則四海未定治之初而豫先治後乃周公分陜汝洛之間卒多遵化仲尼羣七十子之徒游談列國端木賜顓孫師若黎耕公良孺公孫龍之徒多豫産周道衰微聖王不作於是洛陽蘇生本鬼谷氏之學起家閭閻歷說韓魏齊楚六國與張儀共爲揣摩從衡之術世名長短家爭三川之利取咨卿之長輕負郟之資道路不

敢仰視人心或爲之馳騖三代禮樂教化之風變矣至漢梁孝王以藩屏之親侍同車之愛闢地靡財出入警蹕築東苑三百餘里落猨棲龍鶴洲鳧渚複道遶平臺三十里延四方豪傑羊勝公孫詭枚乘鄒陽之徒登高作賦命意奇邪賞賜或至千金山東遊說之士多歸之世名曰梁苑賓客豫風又一變建安以來曹氏父子既得鄴辟苑囿廣亭榭臨漳水而封其上六十步一臺表銅雀一丈五尺貫其頂金虎氷井戲馬鬭鷄相望掩映天下才人墨士望風奔走其間於是王粲鍾繇徐幹楊修應璩之徒出入應制陳思

王聯鑣振響，時加評品，世名曰鄴下才子。豫風又一變 彰州風俗

彼夫河薄城市，量與埽捲而大辦之野，廣濮之墟，去時務利病城遙遠，原無民居，縱有衝蕩，害亦未甚，聽其自流可也。柳稍大戶報擾紛紜，而儀封以下，考城以西，沿隄官柳百里成林，歲伐餘條，還充官用，柳性耐折，無傷本根，量為取之，亦可也。如此則所省豈止倍蓰哉。時務利病

蓋重者計畝踰斗，而輕者畝不踰升，以不踰升者而較之踰斗者，其相去蓋十倍，此或謀始者之未審與。

一日厤正派，謂實徵折布之類，以糧之重輕定數之

多寡也二曰均兊軍謂汝南二郡之稅均輸水次與諸郡等也三曰別糧價謂重糧得輕價輕糧得重價也四曰酌歲辦謂非常之雜供歲不常有令糧重者常得脫也五曰覈徭役謂移其糧重者之徭而加諸糧之輕者減十之二三可也

圖書編

地類

陝西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凉固原（平凉固原州）一帶畜牧蕃滋外之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鞏昌）鳳（鳳翔）之墟若延（延安）慶（慶陽）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踰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為備差易蓋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唐張仁愿嘗築三受降城于河外以禦虜）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延安鎮）河套（延安北境是）盡為虜有

烽火遂達於內郡矣甘甘州涼涼州以西左番西番右達北虜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在肅西北二千餘里輒肆侵犯以為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人西羌西番實與四川同患苦且亦不剌北虜小王子枝將以殘孽竄居西海在西寧西境番人漸以南徙今松潘腹背地是國家既失茶馬之利每歲番人獻馬易茶與資其間而道遠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瀕關在西安府東南之保障金陵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罄力以供邊奉　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圖敘

古雍州地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三輔置涼州部

刺史察各隴西北地等郡而不嘗所治東漢司隸如故涼州治隴唐貞觀中置關內道開元中置京畿等四道採訪處置使而京畿道治京城關內道以京官領隴西道治西平山南西道治漢中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宋初置西路後置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六路經略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鳳翔元置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于西安置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于鳳翔又置甘肅等行中書省及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于甘州　本朝置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

三司並治于西安而行都司則分治甘州以控制邊境云 沿革

陝西内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兼帥焉、責誠艱矣、西鳳漢中、稍稱饒庶、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凉臨鞏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貲産、鋒鏑死傷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榆林一望虜幕、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墮城殞將、盖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爲開府調度之中、重兵屯戍、自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

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疆蹂踐汧隴薄涇邠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沔之墟夙多同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虞賔

陝西饒沃盛水草可耕可牧故名陸海又云塞北江南又云百二山河蓋南北兩山脈會至龍氣極盛故冬不甚寒其堰壩渠陂耕溉相濟有歌曰舉鍤爲雲決渠成雨注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惜其舍西安每地多遺利耳塞北江南

榆林蔽延安花馬池蔽慶陽固原蔽平涼西寧蔽河

洮莊浪蔽臨洮岷文蔽鞏昌靖虜蔽會寧沙州蔽甘肅靈臺寧夏之接葭綏榆林之接蘭州河洮之接古浪涼州之接環縣以援固原鎮番以援寧夏山丹以援肅州碾伯以援西寧此全雍邊防之大略也全陝邊防

固原即詩所云薄伐玁狁至於大原者本是侯服然地近北邊風氣高冽八月中雨雪者再秦文王者爲蒞楚於朝那湫者在焉然有二一在州東二十里一在州西三十里水各方數十里深不可測傳有蛟龍藏其中人莫之敢狎然歷世滋邇忘其本名土人但稱東西海子云而西海子水流百數十里經隆德靜

寧兩界卽好水川也宋與夏人大戰塲在焉東望環
慶延安境相銜接追憶韓范經營殫勞心力然卒開
底績豈自古豪傑功業之成亦藉天幸與國運耶　關中

風土

關中之險華山與長河會處雖在潼關然河之南須
得河南府新安此函谷河之北須得山西平陽府平
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蓋河之南無新安則由
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入
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
故在古人秦有函關陝西統平陽也至今陝州以西

及平陽與陝西人之語音風俗相同論關中之險者當詳於是關中之險

雍州之地土厚水深漢唐建都皆以四塞爲固者也在漢雍之郡十有六縣二百三十有一戶至一百十萬餘初置南北軍于京師材官於郡國武帝增期門羽林屬南軍八校屬北軍又發謫吏謫民七科開河西發三輔免刑惡少屯遼東發官徒弛刑戍金城其制之爲兵者殆民之半也唐則爲府者一爲州者十有三爲縣一百七十有三爲戶九十餘萬高祖初舉關中之衆爲十二軍太宗更之爲府兵總曰折衝府

而在關內者當天下之半嗣是又有千騎萬騎之立射生供奉左右神策之名逮李郭成功則實藉朔方兵力矣謂二代國勢之強非於地方有資哉我　國家盡二代故疆剏建藩省而南並漢中東連商洛又兼前代所未備者有之矣是宜兵力民財超二代而軼之也然頃歲醜虜匪茹徂伺塞下每一竊入諸將輒閉壁坐觀一矢莫敢發詰之則曰兵寡不敵也入衛之士每懼不盈列障乘墉悉資內地之力焉議者屢欲日募以克之而鎧甲之所資芻糧之所給慮其費之無從也竟莫克舉焉　封疆兵力

虎牢關潼關誠爲險要、能以寡遏衆、然貼隣大河、若
踰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
潼關不守蒲州、烏乎用其險。議守關
花馬池極要地、成化前、虜患在河西、虜據套而河東
爲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楊一清王瓊
新舊城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横
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拆墻頗易入靈韋
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鐵柱泉小鹽池一帶爲捷
徑、又自大廣武而下、渡河至霧業亦易、議防禦
關陝如平涼洮河、以及甘肅、幅幀數千里、一望荒蕪

人物凋耗較成周隆盛未可並論西漢置涼州部刺史察隴西北等郡東漢司隸如故唐置關內道以京官領隴西皆視爲重地故漢唐盛時人材之多財貨之富甲於各郡有由然也况趙充國屯田金城湟中東至浩亹而羌虜讋服非今之甘肅西寧閒地乎張萬歲監牧汧渭雲錦成羣縑易一馬比屋豐盈非今平涼洮鞏閒地乎夫充國屯田之地具在也屯獨勝於漢而廢於今豈今之地不可耕且種耶萬歲監牧之地具在也馬獨盛於唐而耗於今豈今之地不可牧且畜耶特無充國萬歲之人焉耳或曰今甘肅巳

有鎮巡之設矣涼鞏已有苑馬之設矣而各衛所屯田之不廣各寺監馬畜之不蕃豈有他哉患在軍民丁戶不如古之多也甘肅鎮巡以禦虜為重務苑馬寺監以點視為常規求其留神民瘼也難矣陝西事宜

夫秦關中四塞之國也方嬴呂時藉以舉胡戎距芃筭壘六國而藏之有餘力焉今軍國百需仰給東南而關陝之利歷歷自給傾天下之貲市羸馬以豢夷心而雲錦騰襄之驥在關中者罔不以齒延緩以南損數千里沃饒之地以資虜而邊吏噤莫敢言此其故余莫之究詰矣蓋漢武拓地置張掖酒泉郡急則

守帥士卒給餼糧以從故邊郡數有功今兵民分統封疆之臣惟程書錢穀是給四方有敗問主帥已耳主帥檄諸岳伯則芻糧器械莫之應也（陝西總論）

浙江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嘉興）湖（湖州）與江淮相表裏嚴（嚴州）衢（衢州）以徽（直隸徽州）饒（江西饒州府）為浮郭左信（江西廣信府）右閩（閩）關（在福建北境）大海東蟠繞出淮（淮安）揚（揚州）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安吉州）長興（長興縣）俱嘉興（府屬）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南直隸州）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訐繁興煩號難治嘉湖寧（寧波）紹（紹興）四郡

則震澤湖今太湖是東海之所經也澗衝淤壅大遺三農之害而鹽徒嘉湖易通舟楫故私鹽尤多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處州屬縣松谿福建屬縣與處州接界一帶歲被侵暴溫溫州台台州並海而南信宿再達于福寧福建屬州估客艮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果奉珍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突至倏來黠詐叵測尤寧而備其在定海寧波屬縣即乎圖敘夷舟所從入古揚州漢吳會稽郡兼統二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東道採訪處置使而兩浙諸州並隸焉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

為兩路而浙西安撫使治臨安浙東安撫使治紹興並以守臣兼領元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于杭州又置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于婺州又置浙東道宣慰司于慶元　本朝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皆治于杭州府云沿革

寧波之金塘山大榭山台温之玉環山皆島沃區也諸山去海岸較之舟山尚近橫亘袤延大約計百十餘里廢棄歲久置之榛蕪不可取而田乎紹興餘姚諸湖皆内地腴壤也環列海濱與臨山龍山相為聯

議大者三四十里小者一二十里漸次淤積多成田蕩不可墾而耕乎此皆開屯之助也或者又以金塘大榭舊有明禁未敢輕墾此乃 國初一時預防之謀耳今若建議奏 請召民就佃即籍爲兵立重鎮以統之寇去且守且耕寇來且耕且守是即東浙鎖鑰也奚有不利哉或者又以餘姚諸湖皆儲水之所未可遽變爲田然此乃自先年湖尚窪下之時言之耳今若建議取高者築埂爲田低者仍挑濬爲湖與邑民均而爲業經畫其疆界疏導其溝洫是即兩利皆得也奚有于妨民哉 邊海墾田之利

今夫沿海諸衛、四十有一、此以金湯、聯以烽堠、首尾策應、可以見固圉之略、戰艦之設、四百二十九艘、四時分哨、上下番休、可以見制勝之具焉、夫樓船飛鳧戈船下瀨皆古之取勝於舟楫之間者也但古之戰者爭利於江河今之戰者競技於海島今欲襲江河之舊以收海戰之功計亦左矣宜求古擘竿橫海之製如閩廣所置者蓋得其遺似焉定海有急得以調援臨觀至於臨觀有急亦得以責應定海勞則均其賞敗則均其罰則官守雖分而事權聯屬矣宜浙海事

古為吏境內者、閑鏡湖於會稽、復漢陂於勾章、則漢

馬臻孔愉也、捍錢塘而築之隄、浚廣德而疏其監、則唐白居易任侗也、周因令奉化而濬雾濟、陳渾令餘杭而開南湖、陸明允疊龍灌之石、李濬築陽陂之湖、孟簡觀山陰而新河北開、王濟刺杭州而斗門增置、諸賢相繼、卓有成績、而興利障患、全浙賴之、然自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後、凡治吳越水者、固不止數賢、迺其施設、大較如是焉耳、自有宋慶曆欲便糧道、遂於吳江築岸、橫絕江流、蓋自是水流漸紆泥沙易漲、而東向之勢不敵運潮、是以壅積不滌、吳淞之堙無異乎陸、而太湖達海之道始失其趣矣、夫太湖一噎

於長堤再溢於吳淞泯滅之患理所必至况霪雨之
集諸郡奔流瀦焉注之則欲其不爲廬舍稼穡之災
勢可得乎然則治水慶曆之後較之馬臻輩殆難其
功矣是故范仲淹有上宰臣之書陳正同有言相視
之札史才有圍田之議李結有敦本之說而單鍔郟
亶則其經畫尤爲詳切自今觀之置五堰於溧陽
開百瀆於宜興置斗門於江陰建千橋於吳江則單
鍔之大槩也而環湖卑下之地縱浦以通於江橫塘
以分其勢堅厚隄岸以禦湍悍必使塘浦高於江而
田無所容水則郟亶之大槩也蓋鍔之議詳於導水

壹之見乃工於圍田故相視開掘宋乾道間曾詔於王炎圍田壅塞淳熙間曾詔於傳洪而岸東江尾茭蘆沙泥則單鍔之憂又爲矣拳此皆可稽而行之者彼其賤所謂豪右之家肆意圍築而守倅縣令輒爲給牒今得無尚爾按禹跡大勢則湖之下流莫要吳淞今得開吳淞與黃浦會則太湖不足瀉矣然淤澱既久工力浩繁議者又謂黃浦吳淞其勢相敵此盛則彼必衰恐吳淞未必通而黃浦先湮則東南之害愈急以此則吳淞之開不易言矣然澱湖之西曰急水曰白蜆東曰小漕曰大瀊皆東江入海之故道今

諸港淺狹、而東江遂塞、則支流爲未廣、至若范家浜
劉家港夏駕安亭諸處、凡以達婁江導之海者、則今
日所賴矣、然潮汐難過、而浚治久疎、則壅滯爲可虞、
此可不加之意哉、古之治海三十六浦今入海者惟
茜涇七鴉白茅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又能
按其未浚者求而濬之、則散流之途多而四達之勢
沛矣、或曰若開諸浦、東風駕海水逆注、反病民田、不
知百川東流有常、西激有時、畢鍔固已辯之、自蕭梁
大通三年、吳興告災、遣王弈督卒三郡大圖鑿泄、而
有此舉、然當其時、十郡流移、草竊窺伺、故昭明太子

有丈一呼門動爲人蠹出丁之處必妨蠶桑之類上書止之夫誠以其時不可爲也而擬之今日則民窮時詘盍非可以舉贏矣然求逸者不吝其勞嗇遠者不泥於近昔賈讓持上策論漢庭首謂瀕河十郡治隄之費歲且萬萬及其大决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愚不能不以讓之見斷今日也蓋嘗按地勢之所歸天目以東之水可以自餘杭入德勝出沈塘遵臯亭下臨平而瀉之江也如此則太湖所納止孝豐安吉之流而勢減其半昔之淤浸之田可以復膏腴之舊矣此非有

待於經濟謀猷之士乎、

兩浙水利

江西延袤割屬歷履不類不可詳道今制所分隸大郡境內南北一千九百里東西一千二百里南昌北負大江依湖東北為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鉛玉山最南南安沮嶺稍轉而西袁州際萍鄉西北則九江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戶也故江西大勢凡四郡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為咽喉境內有警皆一可慮而贛州尤為樞機蓋大江之舟入自湖口則乘風南指不啻驚四郡也倏忽上下一省皆震贛州據上流方舟而北猶建瓴也而數郡皆糜爛矣正德初年巡按

御史臧公鳳上言四事一謂假兼制以安地方南贛二府接連三省流賊出沒東西北方不相統攝文移約會動淹旬月以致賊多散逸事難就緒今命都御史兼制四省接境府州隨宜調度則 奏可施行而其後御史楊公必進亦上疏略曰南京根本重地淮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也荆蜀江漢會於九江而贛吉撫饒匯于鄱湖口 國家於九江開府置衛又置兵備以事守之而湖口曾無一卒之戍非全策也請於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鈔關餘積各置戰船百艘俾相為應援俾南康黃州二府隸九江兵

備而巡江御史得以往來巡歷則荆蜀諸盜不敢窺九江、韻瑞諸盜不敢窺湖口、今南京江口雖有水操不過文具乞　命操江都御史將水軍事宜詳議舉行其安慶九江蕪湖三處各以時演習水操則水可無憂矣江西閩廣之盜泛鄱湖而登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晝夜兼程五日可至金陵宜撥新安衛一所屯祁門池州衛一所戍建德復于要害隘險守以弓兵謹以烽堠則陸可無憂矣下兵部覆令南京內外守備官及撫按官會議以聞事竟不行、二公慮誠深、其于金陵之勢、猶有關涉、而楊議竟不見實事、豈

何事不如此

非所謂冀苟安枕者哉。全省險要

江西延袤千里疆理而郡者一十有三法制畫一風俗樸淳垂二百年人庇綏靖宜無他患而乃有如桶岡姚源之爲斯任事者之計失也何者桶岡之徒自廣而逋耕于橫水鳳湖山谷之間其初不過以起生業資蕃息也後以土地之故與我民遂爭強梁頑悍日益以甚郡縣吏乃束縛而撡切之故彼自棄於我而甿衆稇凡耳姚源之徒固亦類此是以議者咎貽之失計謂不當以我土地而資逋亡。及其遯也又不當有我人民而督過之。夫桶岡姚源其往者也橫峰

之人自浙而入始業陶焉氣習頑獷生齒繁多則鼓禍煽爭遂爲弋陽之患正德所專設郡倅制至善也議者猶欲縣其地以圖久安乃以費之鉅而不果今至執吏而質也夫横峰其小者也鄱湖匯合三江波濤瀰漫盜賊艄艦率以爲歸遂爲豫章諸郡之患國初常即康山置署設守備以制之制至善也議者又欲鄡子以扼要害乃以地之薄而不果今至殺越人而貨也鄱湖其小者也高砂之地山林深阻與岑岡三洲相入其人習於攻鬬而易於駭亂遂爲龍南安遠之患正德時因其內附而以新民待之使自保

伍而時其調役使自耕蠶而薄其征稅至善也議者又於羊陂爲監而戍以譏察焉其後譏察漸弛而監不爲賴今至樹黨而援也桀驁之徒恒托於市廛而腹心之寄近及乎吏胥況縣戍之頻士有怨心職制之分官無信地紀綱之弛如是盍考諸戍制而申嚴之防守要害

湖廣

湖廣古荊州地襄（襄陽）鄧（今河南鄧州卽襄陽北境）抗其頭顱蘄（黃州府屬州）黃（黃州）引其肘腋江陵（荊州）制其腰腹伸臍向南亦足以雄視諸州矣郎陽之保甯陜（陝西交界河南地方）郴（郴州）

桂（木州桂陽縣）之跨閩（福建）粵（廣東）辰（辰州）沅（沅州所屬）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在常德辰州地方）外錯荆楚阸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于　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矧　宗藩基布歲賦實繁楚俗慓輕鮮思積聚凡遠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呰（音子偷隋之意）窳（音愈壞也）而難治劇洞諸蠻（施州及永保所屬地方是）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偏構驕橫滋萌　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

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圖敘

古荊州地漢置荊州步刺史領南郡江夏長沙武陵桂陽零陵等郡國而不常所治東漢荊州初治漢壽夏治江陵唐貞觀中令以江南道開元間增置十五道採訪處置使而山南東道治襄陽以諸郡隸之兼分入黔中淮南及江南西道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永泰間始置鄂岳觀察使于鄂州宋置荊湖西北二路及京西二路安撫司以澧州江陵襄陽守臣兼領又於襄陽衡州澧州各置提點刑獄司元置湖

廣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于武昌又置荆湖北道宣慰司及江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于江陵置湖南道宣慰司及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于潭州　本朝置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而安陸州爲　睿宗獻皇帝潛封於此洪惟我　世宗肅皇帝入繼大統遂陞爲承天府稱興都焉及置都指揮使司行　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而三司並治于武昌則行都司分治于鄖陽云沿革

楚之水有三曰九江曰岷江曰漢江而漢水之患爲甚此無他以東西無所洩而日值泥沙之易淤也今

之議江者、在捍禦而以施之漢水、則難矣、必也疏水甯之水、則上流易行、開沙洋之口、則下流易達、此治水之策也、議處水患

楚之邊有三、曰靖州、曰清浪、曰鎮筸、而鎮筸之地、為要此無他、以川貴相株連、而且當麻陽之出沒也、今之議苗者、在防守、而以施之鎮筸、則殆矣、必也離哨兵土司之糾結、則黨援可孤、清永順保靖之逋逃、則奸慝易息、此治苗之一策也、議處楚邊

夫屯軍不能世其業、輒質之民、民利其賦薄、無他役即以已所有之民田、更籍為軍、歷數十傳、不可窮竟、

所謂民實於屯屯實於民者非耶、楚均用議

四川

四川古梁州地劒閣（即劍門關在保寧北境）表雲棧之固瞿塘峽（名在夔州城東）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西番）阻以蠻部（東川烏蒙烏撒芒步是）山水襟屬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致西窺地饒而險阸備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況上列一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脅喉于龍州（宣撫司）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則巳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即鎮雄府）諸夷（烏蒙軍民府）雖犬牙形格仰我

鼻息然內相黨結數生兵釁且於叙州叙州瀘州瀘州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而已乃硐門地名天全六番招討司招討司治此之臂視諸番播州宣慰司之富[illegible]西省播州地方與湖廣雲南貴俱鄰接殆與蜀相爲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四徼自爲輿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國叙

古梁州地漢置益州部刺史祭舉蜀巴廣漢犍爲牂牱越嶲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雒唐貞觀中於此置建南道開元中置劍南拜山南東西道採訪處置使而劍道治蜀宋爲四川路後爲東西兩路又分益慶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臣兼領又置

提點刑獄司於嘉定重慶潼州三府元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又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俱治成都 本朝置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行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控制邊境云 嘉靖中改龍州宣撫司為龍安府設流官 沿革

故漢第五珂張堪廉范李膺唐韋皋李德裕宋張詠趙抃為京崔與之諸公此其人皆廉能將相之器而又俱久於其官故卓然各有稱述保茲西土而或以僻遠易之過也 擇守令

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潘以孤城介西番之域乃待食于龍州懸命千里之外設為羌戎

所截則疊溪而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憂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卜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霧關一道可抵雅州草坡一道可抵汶川漷里壩一道可抵灌縣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禍乎哉

防守松番

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潘振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魯慈教天行非若北達烏合之衆殘侵無紀況以重險臨之

爲力久易、南鄰芊部東川烏蒙烏撒諸蠻獠、要皆屬裏几上肉耳、行都司六衛、裁制民夷可以安業、而西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瀘嘉馬叙之壘溪綿漢彭石重重相護深藏三窟、所慮姦宄內作地饒充備、不能施速定之術耳、本朝從文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破之苟、非精兵東守瞿塘、事未易成也四川形勢游番羌[illegible]

阿仲默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

兩黨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
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
爲斜谷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之險
阨攻取所從來固矣、舊志云駱谷黨谷同一谷、褒谷
斜谷同一谷、入川四道三谷辨
宋劉裕遣朱齡石伐蜀毖譙縱衆軍悉從外水取成
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尚黃虎
史炤通鑑釋文曰巴郡今之重慶正對土水口右則涪內
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曰內水自渝上
戎瀘至蜀謂之外水按外水即岷江、自重慶上叙州

加定是也、內水即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
也、中水即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曰
四川者、則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爲名爾、
沈約宋書資江爲中水、涪江爲內水川水辨
夫險塞、則可以守、沃野、則可以出軍需、亮蓋得策矣、
是建邦啟土之始也、今觀蜀自秦守李冰鑿離堆、辟
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
用溉浸百姓享其利、今其堆在漢縣西一里許、歸立
水中、可覩也、蓋始未鑿堆、地勢下壅、沫水奔突不可
控搤、爲居民害、而今則順流而東、而水之利、旱則藉

以灌溉、雨則不遏其流、故其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二江、蜀志以爲一汶江、一流江、蓋經郡城南七里者、卽冰所穿耳、宋郡縣志謂一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者、卽今灌縣、而所用灌溉、則曰灌、曰溫、曰郫、曰雙流、曰崇慶、曰成都、凡一州七縣皆利之、天下謂之天府也、蓋昔魏襄王爲羣臣祝、而曰令吾臣皆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魏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是仁智未盡、何足法也、及起爲鄴令、乃引漳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

民歌之、亮之智、豈少史起之見乎、然亮初慕蜀之沃野而身自爲相、江水無恙也、獨不聞其與羣下謀鑿引以溉旁近田畝、何也、蓋沙河以南、其原野雖廣平可田畝、而地高江下、不可引水、卽鑿之亦不得利、故亮置弗爲、坐此耳。蜀志有之、蜀古蠶叢之國、若田地宜蠶也、所從來遠矣、乃張詠則蜀賢守也、先是知鄂州、時既以教民拔茶植桑矣、而至爲蜀、宋史第稱其減鹽價以足軍餉、督驕將以討叛賊、吏不服、牽出斬之、民苦饑饉、折米以待之、而獨不聞其勸民植桑、豈詠不知蜀地宜桑、而不以鄂耶、特以于時四郊多壘、

桑株悉膏釜爨不可復植或蠶桑故業民自利爲之不煩督勸云爾乃令保寧諸縣則家植桑而人飼蠶其絲紬綾絹既用以自衣被而其餘且以貨諸他郡利云厚矣而官以南千里無一桑株何也鑿塘一畝深一丈可灌田十畝鑿塘百畝深一丈可灌田千畝則自沙河以抵龍泉皆沃壤也如是行之數年而陂塘之利不與一州七縣相埒吾不信也植桑十株可供一女之蠶植桑百株可供十女之蠶則自錦官以及戎渝皆桑陌也如是行之數年而蠶桑之利不與保寧諸縣相等吾不信也水利蠶桑

國初茶法專以易馬與秦隴無異也歲遣巡察一人凡私越境者刑無赦嗣是廢置不常奸萌寖起遂使建始之茶私越沉黎武岡之商擅抵蒙雅不知而妄議者猶欲利其餘課十而稅一不知茶以引計不及引者則謂之由殆如宋人之長短引然而又可因以爲利乎其失甚矣或者議曰金牌之制差發固在也使能師其遺意稽裁引之目而繳報以限嚴互市之令而譏察以跱碉門之茶馬有司可復也黑水之批驗有所可復也番僧盜𨀿有罰漢人私遁有罰其誰曰非初意也或又曰無引之茶可知也無茶之引不

可知也、是可不加之意乎、笞趙開判成都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民存乎其人耳、（時務茶法）

成都堂奧也、灌口門戶也、威茂松潘籬也、犬豕之性、喜人怒獸伺隙蹂躙藩籬、不密則門戶危門戶不密則堂奧危此西北邊防所以重於蜀也（川蜀邊城）

福建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溫州處州衢州俱浙江屬府）信（江西廣信府）爲北藩建昌南贛（建昌南安贛州俱江西屬府）爲右壁惠潮（惠州潮州俱廣東屬府）爲外戶海爲門封壞促甚爲關內險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浙江處州縣）人輒相盜鑛流入政和壽

寧（俱建寧府屬縣）之境大爲患害古田（福州府屬縣）福寧一帶本魚鹽之利山谷遂深通寇每憑之而嘯聚俱不常出也濵海上下外遏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爲要害而海互市妖孽萌興（通蕃海賊不時出沒）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汀州）漳（漳州）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江西屬府）聲勢相連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俱泉州府屬縣）沙尤（俱延平府屬縣）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四縣交界地方山盜頗多）蓋閩僻莫若邵武嚚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稠耕稼自給兵餫不加諸郡一也（圖叙）

古閩越地漢以揚州步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

南部都尉唐初隷江南道復隷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司使以福州守臣兼領元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罷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及福建寧海道肅政廉訪司于福州本　朝置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行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而三司並治于福州行都司分治于建寧云

沿革

島夷之入寇也月港海滄之民嘯聚而附焉而諸嶼不逞之徒又角起而爲之翼是與閩爲敵者半閩人

也如之何關兵之不弱以縻也頃者台臣有城邑建
官之議不惟剪賊之羽翼而且厚吾之藩籬由是以
通沿海魚鹽之利以通諸蕃貿易之測禁通海奸民
夫南澳有重鎮矣海壇有游兵矣湄州在目睫之間
亦無所伏姦矣脫有侵軼而竊據者其彭湖乎夫彭
湖遠在海外去泉二千餘里其山迂廻有三十六嶼
羅列如排衙然內澳可容千艘又周遭平山為障止
一隘口進不得方舟令賊得先據所謂一人守險羣
山水多礁風信不常吾之戰艦難久泊矣往民居恃
險為不軌乃徙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若

分兵以守則兵分者於法爲弱遠輸者於法爲貧且絕島孤懸混芊萬影脫輸不足而援後時是委軍以予敵也亦嘗測其水勢沈舟則不齊其深輸石則難扞其急天地利我與賊共者也塞不可守不可攻又不可則將委之乎惟謹修內治而已法曰佚能勞之飽能饑之賊之所資者糧食所給者硝磺也惟峻接濟之防而敷陳整旅以需其至賊既失其所恃而海上軍事又絕不相聞雖舳艫軋笏詎能爲久頓謀哉

福建海寇